理學逢源

理學逢源卷之八

婺源汪　紱原名烜燦人集

後學董昌璵厘

外篇

王道類　經地畫野　理財制用　立學興教

經地畫野

王者綜理天下則必以天下與天下公之而後天下以無不治與天下公之者以天下人民與天下治之畫天下土田與天下均之與天下封疆與天下守之而已無一毫私意與乎其間則封建井田其不可廢也上古黃帝畫野神

農敎稼穡昧之治法制未詳然九區而治之則井田封建已有其兆爰及唐虞禹平水土稷降播種於是庶土交正而民業定則壤成賦而惟正供錫土姓立師牧而建國之制亦以詳焉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雖制度不同要之田均之民無多寡不均之患民有恆產無廢業惰遊之失也周徹之制鄉遂用貢見於司徒而詩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都鄙用井見於考工而詩曰中田有廬又曰度其隰原徹田爲糧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典籍雖廢此其可徵也貢徹雖殊分田則一而內外之不能不異其制者則因地以制宜先王豈有私意於其間哉

殷人助法想亦與周不遠惟貢法則無公田然禹之自言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則有畎有澮有溝有洫以正疆界以備旱潦由是觀之雖貢亦井也迨夫阡陌既開於商君井田遂廢於天下東西爲阡南北爲陌蓋井地之大略千里爲圻依川爲限天下大川多東流阡順川流故東西曰阡百里爲同同間有澮地勢多北高南下川東流則澮南流矣故南北爲陌也十里爲成成間有洫澮南流則洫東流而成間橫計三千畝亦東西爲阡方里爲井井間有溝洫東流則溝南流而井間縱計三百畝亦南北爲陌也詩曰南東其畝亦是如此山川之間不能正方如畫棋局而經界則欲其方直使井地得均故阡陌之外有不成方者則棄之或以供圭田餘夫而不取其稅商鞅開阡陌則盡其餘地而無復經界之限矣此所以阡陌既開而井田遂盡壞也規一時之利爲萬世之禍井田之制渺乎其不可復唐高祖定均田租庸調法丁中之民給田一頃篤疾

澇什之六寡妻妾減什之七皆以什之二爲世業八爲口分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隨地所宜綾絹絁布歲役二旬不役則收其傭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租調俱免水旱蟲霜爲災什損四以上免租損六以上免調損七以上調役俱免

幾於有志民生者迨其後兩稅之法興而世業口分亦盡廢宋王安石欲方田均稅矣然青苗均輸諸法則行之惟恐不力而方田均稅竟未見其實有所行蓋安石志在興利非眞有志復古而制民產以厚其生也橫渠張子慨然有志於茲而未獲成其志然即其說觀之亦足以見設施之畧矣

呂氏曰張子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爲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於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

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恤患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乃世之言治者則以井田爲必不可復試爲思之則井田之難復有五一則曰富人之田不可亟奪一則曰經畫之勞難於更始苟非其人事偶不當則弊竇百生一則曰民庶且繁百畝難於徧給一則曰南北異宜山澤險阻之區難於用井一則曰古今異治公田之粟難盡輸於畿甸而獨是富民之田誠難急奪然設以爵賞招之使能以私田上官者稱其多寡予之爵秩爲義民倡又或即以富民之田頒之富民之子弟宗族鄉黨勸之

爲孝友睦婣任恤又或以貲收民之田則富民之田烏在其終不可出興經晝之勞誠非一手一足之爲烈然昏墊之日大禹能以一人平成之詎今日已成之天下而反不能以續定之惟得人之爲要也况旣授田於民則即使受田之民與之致力溝洫民詎不忻然鼓舞者天下之地大縣百里中縣六七十里小縣四五十里天下之民大縣十萬家中縣五六萬家小縣三四萬家百里之縣城郭都邑山林川澤三分去一度可爲田六百萬畝足贍五萬餘家十萬之家爲農者半外此則山川林麓皆可授民以定其産餘則工商賈及庶人在官者各有職業民安見多田安

見少大抵東南民庶西北究多荒落定民產者不妨轉移於其間其或不充將毋減於百畝之數要期以平穀祿使無貧富不均之患已耳總之以天下之土養天下之民而必無不足若謂民多田少不足以分給則未闢今有不食五穀之民而求食於大地之外也中原平曠因勢形便井無可疑山澤之區難於用井則擇可井者井之餘不妨截長補短以積百畝之數天下固無死法也至謂公田之粟難以盡漕則近水者無不可漕而不近水之方雖不井亦不漕積粟豈無可變通究之井地之法實與封建相爲表裏封建則國有定君官有定守民數民田近而易核各君

其國各子其民俾之制民恆產亦切己而罔有偷心不然則長吏更易不常相仍苟且縱欲復井田而其欺蔽紛更之患自有難於窒塞者此井田封建之所以必並舉兼行而不可偏廢也封建之法自唐虞以及三代未之有改然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此蓋就其民所宗戴而範以王章而錫土姓則未嘗不有分封戮防風則未始不有征伐及夫商周之際天下千七百國是夏商之衰强國已多兼并而非其舊周人更建宗藩使之大小相維制莫詳於周禮自夫下堂失禮菀柳興譏而諸侯始有背畔者然周自文武至於幽王歷年亦已三百矣周之東遷晉鄭

焉依而子頹叔帶之亂悼敬之禍成周之城尚皆有賴於侯國焉借使非衆建諸侯則周祚之亡或不在八百餘年之後矣秦滅六國而郡邑之此固氣數所趨事勢有必然者然暴秦何足言而先王具有成憲何不師三代而師暴秦也漢高祖以收韓彭之力是以分封過大此亦事勢使然（朱子曰人說漢祖封國過大看來不如此不得初間高祖定天下不能得韓彭許多人來便所得地又未定是我的當時要殺項羽若有人說道中分天下與我我便與你殺項羽也沒柰何與他到少間封自家子弟也自要狹小不得須是斂得許多異姓過）當然懷服輯和以漸分之豈遂無術而乃忌刻爲心詐力相使此非封建之咎而處之已失其道也道其後親藩亦已削弱而西漢移於外戚東漢亂於常侍

失於强臣魏無尺土之封而困於司馬晉以親王擅政而自相屠戮何制之不善乎唐太宗有意封建而魏李諸臣無足與語蕭瑀云三代封建而久長秦孤立而速亡故大宗使羣臣議之魏徵李百藥以爲不可顏師古以爲不若分王宗子勿令過大間以州縣雜錯而居互相維持足扶京室其後上詔宗室羣臣襲刺史于志寧馬周又皆上疏爭之謂堯舜之父猶有朱均而長孫無忌等皆不願之國上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通義意欲公之後嗣輔朕子孫共傳永久而公等乃復發言怨望朕豈强公等以茅土邪乃詔停之嚮使封建果行則賊后諒亦未得誅夷宗室殺盡阿犖山勢亦何自猖狂而惜乎其不行也以至藩鎮之横帝制自爲家奴之權門生天子得失果安繫哉宋無封土亦以削弱偏安明初封國過有甚於漢高而宗藩遲亂厥後以土崩於流賊然則禍

人國者豈在封建歟蓋亦反其本矣夫天下大矣天下之人眾矣以天下之大天下之民之眾而欲以一人徧撫之使事權歸於一己則上德之不徧於下宣下情之難畢於上達勢也是故惟使之各君其君而後知不獨君其君使之各子其民而後能不專子其民先王眾建諸侯凡以大公天下原無自私其家使萬世子孫長爲天子之見後世以天下爲己私而無大公恤民之志則唯恐大權分落無以善後而不知洪圖天命只屬矯誣究之天命匪諶歷年終以不永其得失有較然者噫三代而下仕視官爲過隙官視民如路人君門九天上下相蔽而有盡心民瘼求爲

三代之治者伊何人哉是故自井田之制不修則君有民而無民何則其本搖也自封建之法不講則民有君而無君何則其情睽也果其行井田之法則本業重而逐末寡民有恆產而有恆心衣食足而知禮義而又於大郡都會之處則什一自賦以作軍於縣邑闢野之區則九一而助制以井邑邱甸民數戶口之實可計道里廣狹之度可稽山川險夷之形可識而封建之法亦以可行行封建之法則民情得以近達於君君得以民功自達於天子而下情達而上德宣使大國無過一郡小國食縣要害之地名山大澤則天子建尹立監仍自治之宜久其任於是各使之

制民定產則情實以近而詳形勢以親而得設施以專且久而成而無苟且蒙蔽之失而井田之制亦以定此井田封建之所以必相因而並行者也曰不行封建則守令可惟其賢封建行則諸侯繼世能必嗣君之賢而無遺一方之虐乎曰唐宋不封建矣守令可必賢哉天子亦繼世也能天子而必其賢哉古先王之教世子太傅少傅以養之太師太保以輔之入學序齒以教之詩書禮樂以涵濡之雖有中材可克負荷況巡狩而慶讓行述職而車服庸天子未嘗不一綂也此學校之所以又與封建井田相需而不可廢也

易井卦大象傳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盡力溝洫省耕省斂所以勞民使之相友相助所謂勸

相

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

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

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

曰臣妾聚斂疏財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

三農園圃虞衡藪牧皆生財者也而農爲重百工嬪婦

治材者也商賈通財者也穀爲厚生之主而蔬果材木

鳥獸布帛則厚生之輔化材爲利用之資數者相須爲

廛里任國中之地廛市宅之廛里閭黨之里以場圃任園地園地地之宜蔬果者

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鄉遂在田之二畝半及士之受祿于官而未受田者及賈人之在官受祿者其田祿取于近郊五十里之內也

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官田庶人在官者所受之祿牛田牛人之田賞田王有所特賞之祿牧田牧養六畜者之田祿田皆取給於遠郊百里之內也○王畿千里百里為郊郊內地方四百里作六鄉六軍而有餘故此等之田皆取給於此若諸侯之郊內則不能也

以公邑之田任甸地遠郊之外曰甸六遂之餘地也公邑公有所待給之邑也

以家邑之田任稍地家邑大夫之采三百里曰稍

以小都之田任縣地小都孤卿之采四百里曰縣

以大都之田任畺地大都三公之采五百里內曰畺

凡任地國宅無征國宅國中卿大夫官府之治及其所居宅也園廛二十而一其利薄也廛征之工賈圃征之場圃近郊十一六鄉之民以衞王室止于什一自賦更無雜征遠郊

二十而三六遂之民什一自賦之外過有軍旅甸稍縣都之歲則有雜征大約二十而三也皆無過十二國門之外田賦止於十一而取一而軍旅之歲夫征出不二百四十斛秉二百四十六釜米十六斗給徭役故約言之無過十二然此非常濫言雖有他役亦無過是耳若惟正之供則止于九一而助什一自賦也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抑末作也漆林利厚也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畊者出屋粟三夫為屋屋粟三夫之宅稅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不事職業則仍責以有職業之賦也以時徵其賦總謂上文之賦

此經畫畿內之地遠近職業輕重之宜也王畿之有鄉、遂甸稍縣畺猶畿外之分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蕃九畿之也

閭師凡任民任農以畊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

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征其器物貨賄即以當居廛之賦任牧以畜事貢鳥獸即以鳥獸當牧地之賦任嬪以女事貢布帛此即布縷之征五畝之宅之賦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以其物當山澤之賦凡無職者出夫布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椁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因其廢職而恥絀之

此即九職任民之事閭師近民而得體察之詳以行其政也

以上總言任土養民之事

孟子曰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

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古者勞農勸相有田畯以督之田畯之官不見于周禮意者在鄉遂則比閭之長在都鄙則邸甸之長皆田畯也野虞行田原以勞勸之司徒又行縣鄙以勉作之月令文省耕省斂天子親之不足則補助之

此所以趨時赴功家無懸耜也山澤皆有厲禁見後鳥獸草木皆取之有節用之有時王制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五穀不時果實未孰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此六府之所以脩非徒愛物也爲民留不盡之藏而使之不竭於用也夫天地生物本足以養天下之人而人自暴殄之無怪乎民生之日促矣先帥民以撙節而後盡經制之詳此孟子設施之序也

滕文公問爲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民之爲道也有恆產者有

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夫世祿滕固行之矣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

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設爲庠序學校以敎之庠者養也校者敎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爲國者當重民事重民事則必制民產制民產則必正經界而經界之所以不正者暴君汙吏慢之也暴君汙吏之慢之者便於侵併取民無制也故仁政必自經界始而其本則在君心之恭儉矣制民產者取法三代夏時水土初平故其田盡授之民而貢其什一觀禹貢曰

一賦曰納是自賦之明徵也然禹定九州第九疇叙九功則皆以九爲數取法洛書貢法殆未始非井也三代授田多寡不同朱子亦嘗述陳氏徐氏之說大約謂夏時水土初平可耕地少商周以漸開闢又夏民儉朴自足至商周而費用日多故授田因有多寡之異但畎澮溝洫自禹已然商周雖革命創制當未必能盡天下溝洫而更易之或以爲三代之尺度不同故計畝有多寡而一其數則一也其或然歟此甫上萬氏之說也按此則夏尺當周尺二尺殷尺當周尺一尺有四蓋二代作樂用律不同因其所用之律以起至度而尺因有長短若周尺則只當今尺六寸四分也於邦國都邑所在則其勢又必有不能不更制其溝洫者鄉遂用貢自稍有不同於夏之貢又夏商周所同然

也貢法亦井而鄉遂則不井也愚謂殷易貢而爲助周易助而爲徹此亦因時潤澤之宜惟貢固不能無弊而助則已盡善萬世所當守之其欲行之於今又豈獨無爲潤澤也

周禮大司徒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州爲鄉使之相賓此民居之在六鄉者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灋此統言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皆有地域溝樹之此民居之在六遂者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遂廣深各二尺徑廣容車十夫有溝廣深倍遂溝上有畛容大車百

夫有洫廣深倍溝洫上有塗廣容軌千夫有澮廣二尋深二仞澮上有道容二軌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

此鄉遂用貢之法也鄉遂之民五家相比故二比之田則同溝矣族鄰百家則同洫矣二黨二鄙則同澮矣一川之田約開方三十三里有奇然亦不必正三十三里大要萬有二千五百家為鄉則鄉田同川也約方三十五里故詩曰駿發爾私田不井授無公田也終三十里一川之田亦服爾耕十千維耦萬二千五百夫一鄉之眾也皆舉其略而言之也鄉遂之田糞多力易鄉遂之民以作六軍又以近在王畿天子春秋巡省司稼覩年上下以出斂法故不妨什一自賦此

措置之宜也

考工記匠人爲溝洫九夫爲井井九百畝通公田言之故云九夫也凡畝間爲畎百畝之間有遂 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田九萬畝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田九百萬畝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

此都鄙用井之法也九夫爲井者公田百畝亦一夫之田也鼂上萬氏謂周禮不可信而匠人此章正周之徹法鄭氏牽合爲非又謂孟子所言中爲公田乃殷助法周人則井九百畝皆授之民而歲取其稼之十一以其遍乎上下故謂之徹煩授凋詩明說雨我公田孟子明言雖周亦助萬氏何得因一字而爲之臆說渠專一辨駁周禮妄之甚也公田中以二十畝爲八家田廬所謂五畝之宅二畝半在田者詩曰中

田有廬是矣又豳風曰曰爲改歲入此室處此卽在邑之二畝半也十里爲成成間不必盡皆可井約以山林邑居之屬三分去一而可田者八里方八里則六十四井爲田五萬七千六百畝授之五百一十二夫爲井邑邱甸之數自里而成而同皆有封土樹以正經界田界欲方故不成方者間之或以給餘夫圭田或聽民之私利故記曰夫圭田無征詩曰疆場有瓜都鄙之居聯之以四則邱甸之賦所從起也○鄉遂所入以供王室宮府之用使近而知稼穡之艱難其餘則買牧胥徒之祿於是乎取焉都鄙之田以制卿大夫之祿使均而無兼

并之患故甫田之詩曰歲取十千大田之詩曰雨我公田周禮公邑家邑大都小都皆在甸稍縣畺朱子謂世祿與助法相爲表裏亦以此也而王制曰百里之內以供官千里之內以爲御蓋失之矣○都鄙井田之法周禮不詳蓋詳在冬官而今已失之也

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

古者謂周時今蓋謂漢時也爲氏以古指殷時今指周時謬也疏較記文之誤謂古百畝當今田百五十二畝七十步陳雲莊

較疏之誤謂實當今田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 矩按陳算固無差但古今尺步長短難以考據而古今道里應不容以長短不應漢之里遂近於周里十之二也若以里法計之周以三百步爲里今以三百六十步爲里周八八尺爲步今以五尺爲步則古步當今步盈二分一長尺也古尺當今尺約七寸五分周畝積百步今畝積二百四十步古方里九百畝今方里五百四十畝是古者百畝當今田六十畝金仁山謂當今田四十一畝王楨農書謂當今田二十四畝五分皆未是也

以上主言井田之制

禹貢冀州土白壤田中中兖州土黑墳田中下青州土白墳田上下徐州土赤埴墳田上中揚州土塗泥田下下荆州土塗泥田下中豫州土壤下土墳壚田中上梁州土青黎田下上雍州土黄壤田上上

土之性壤爲上墳次之塗泥下土之色黄爲上赤次之白次之青黑爲下然古以雍徐爲沃壤而今以東南爲膏腴者則以江湖地闢而宜稌西北地力不盡耳其實荆揚土薄不耐旱潦安能及雍徐之土厚哉

周禮夏官職方氏揚荆穀宜稻豫并宜五種青州宜稻麥兖州宜四種粱黍稷麥雍冀宜黍稷幽州宜三種粱黍稻

宜者尤宜之也稻宜下溼黍稷宜高燥粱宜平原麥宜

風蔽宜墤塽也

地官土均掌平土地之政以均地守廣衡之類以均地事農圃之宜以均地貢厚薄土宜以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與其施舍禮俗喪紀祭祀皆以地之媺惡爲輕重之灋而行之掌其禁令

因地之宜以均其法也

草人掌土化之灋以物地相其宜而爲之種凡糞種騂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潟用貆勃壤用狐埴壚用豕彊㯺用蕡輕爂用犬何氏曰糞種其灰以漬種也燓

土性有偏而各以其物變化之也

稻人掌稼下地以瀦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以涉揚其芟作田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澤草所生種之芒種

稻人獨置一官者以稻獨生水澤也

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穜稑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爲灋而縣於邑閭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灋掌均萬民之食而賙其急而平其興

辨穜稑順物性時天時也辨地宜因地利也爲法而縣於縣所謂王釐爾成來咨來茹者乎視年上下以出斂

法斯所以雖自賦而無龍子之譏也觀周禮一書其於
農事審密至矣是其與無逸豳風同爲周公之志又奚
疑哉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
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
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周
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
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
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
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

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

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爲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小人之依在稼穡而人君不知其艱也知稼穡之艱難則知小人之依矣知小人之依則急於民事而不敢自逸矣不敢自逸則獲逸矣第二段舉殷王之無逸者以爲法也第三段言文王之無逸也第四段正戒嗣王以無逸也第五段欲嗣王之聽其言也第六段欲其知此而實踐之也實廸其哲則所其無逸矣末乃致丁寧之意

周公作七月之詩以告成王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七月流火九月

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
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七月流火
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
鳴鵙八月載績載元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四月秀葽
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
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五月
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
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爲
改歲入此室處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
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

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周后稷以農事開基公劉克脩后稷之業大王王季世世篤之以至文武而有天下故其風俗之醇美上下之相親如此周公述此以告成王欲成王之念此不忘亦無逸之意也農桑爲民之所本以生者也人君所務者在農桑則民皆務本矣務本則衣食足而風俗醇國未

有不興者也人君所務者存貨賄聲色則民皆逐末矣逐末則風俗靡而衣食絀國未有不喪者也後世若漢之文景唐之太宗後周之世宗其庶幾知此者而其心未純鮮克有終宜盛治之難再也夫

以上察物性土宜之事本爲民上者重農務本之心

周禮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凡服耜斬季材以時入之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凡邦工入山林而掄材不禁春秋之斬木不入禁凡竊木者有刑罰　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若斬木材則受灋於山虞而掌其

政令　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舍其守犯禁者執而誅罰之　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于王府頒其餘于萬民

居山林之民種植材木射獵鳥獸居川澤之民長殖蒲葦捕𤄊鱗介之屬謂之山澤之農是亦其本業也設虞衡之官以掌之爲之正其疆界使之安其職業而立之法焉卽其所出以當其稅此綜理民事之周也以下述

人　掌民之獵者禁取麛卵及毒矢射者　卝人　掌金玉錫石之卝　角人　掌徵齒角　羽人　掌徵羽翮　掌葛　徵葛草　染草　徵染草　掌炭　徵灰炭　掌荼　聚荼　掌蜃　徵蚌蜃之

屬皆虞衡屬也○天下之土皆王土也亦皆民土也上

不私爲有而公之民使民亦不私其有而供之上令故須山澤於民亦如須田之制而使之與其業焉使量貢其所產亦井田意也

此虞衡之制

中庸曰日省月試旣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

古者百工居肆而食餼於官官府時省試之器用皆有成法成而頒布於民此所以器無淫巧歟

周禮考工記凡攻木之工七輪人爲車輪爲蓋輿人爲車輿弓人爲弓廬人爲戈戟柄匠人營建國邑爲溝洫車人爲耒爲輞梓人爲筍虡爲飲器爲侯攻金之工六築氏爲削冶氏爲戈戟鳧氏爲鍾㮚氏爲量段氏爲鎛桃人

為鋦攻皮之工五函人甲為鮑人治皮韗人為鼓韋氏闕裘氏為裘設色之工五畫人象物曰畫繢人布采曰繢鍾氏染羽筐人闕㡛氏練絲刮摩之工五玉人治圭璧之屬楖人闕雕人闕矢人為矢磬人為磬搏埴之工二陶人為瓦旊人為簋

此百工之畧

周禮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敘分地而經市市地各有分宅而定其次敘如今江寧某廊某廊各以類從之類以陳肆辨物而平市市以四家為縣故謂之肆肆亦陳也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賈阜貨而行布以量度成賈而徵價以質劑結信而止訟若今支票竹籌之類以賈民禁僞而除詐如今之官牙以刑罰禁虣而去盜以泉府

同貨而斂賒[同與民同也達商之貨有一時不得售者則泉府出錢斂之也]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凡市入[市東西有關闠入者入此門也]則胥執鞭度守門[鞭所以禁爭度所以止偽]市之羣吏平肆[正經界]展成[視交易]奠賈[定物價]上旌於思次[表之以旌於市樓以候知三市之時]以令市[令三市]市師涖焉[涖于思次]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涖于介次[市中亭舍]而聽小治小訟凡萬民之期于治者[有所期約于市]辟布者[求法于市]量度者[以米粟求齊者]刑戮者各于其地之敘[各就其所分之地也]凡得貨賄六畜者亦如之[得人所遺失之貨賄六畜亦各就其肆以待遺失之主而還之]三日而舉之[三日而無人識認則官舉之也]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

亡辟者使微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由市門而出于關由關而入于市門皆有璽節也）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鑄錢也）凡市僞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市刑小刑憲罰（書其罰以憲示於衆）中刑徇罰（執而徇於衆以警其罪）大刑扑罰其附於刑者歸于士（附五刑者則歸之士師）國君過市則刑人赦（此設言國君不當問利耳）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帟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凡會同師役市司帥賈師而從治其市政掌其賣價之事

古人前朝而後市（市在公宮之北）示先義而後利也市以四爲聯而每四則一肆長二肆則一胥五肆則一司稽以巡

覗其犯禁不物者異服異言及盜賊十肆則一司虣禁其鬬嚻虣亂陵犯及羣遊飲食於市者二十肆則一賈師使辨其物展其成定其價使之有恆一胥師使平貨賄憲刑禁以察詐僞飾行儥慝皆所以經理市肆分地辨物禁靡而通商賈齊度量者也而質人則爲之質劑以信之又攷其度量淳布帛之幅之廣制布帛之長焉廛人乃斂其市之征布總其成者則司市也市本趨利之所尤爲嚻陵靡薄而藏姦納慝之區故糾察而別異之尤嚴如是廛人斂市布有紈布列肆之稅總布無肆而立地者之稅如今擺攤者是也質布質人所罰犯禁者之錢罰布所罰買賣不平者之錢也廛布商賈所居廛之稅也然孟子言

譏而不征者取其物所以當廛賦若既征廛賦則不復征物稅正孟子所謂廛而不征也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所謂法而不廛也

司門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凡財物犯禁者舉之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

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國凶札則無門關之征猶幾

孟子言關譏而不征而周禮則門關有征夫商亦王民而征賦獨不及是使人逐末也然司關之文曰聯門市

曰掌征廛則是征廛於市則不復徵貨於關如既征貨於關則亦不復征廛於市有璽節爲之符驗也其或出於關而不由市者則關征之或近地入市而不由關者則市征之皆只一征無再征也然此只以征商耳若行旅則不㮣征也豈若後世之重疊征求搜尋毫末哉

王制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此皆朝廟重器故不得粥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王者謹權量審法度故雖用器各有法制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如六尺六寸之度布帛精麤不中數如朝服之布十五升麻冕之布三十升斬衰之布三升齊衰之布四升以下皆有定數也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布幅廣二

尺二寸帛幅廣二尺四寸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姦豔之色也此皆亂法度者故不得粥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此以防奢逸故不得粥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此禁民濫取也故不得粥

此即周禮僞飾之禁也鄭註謂器用一兵車二布三帛四姦色五穀六果實七木八禽九獸十魚十一鼈十二疏謂圭璧一金璋二命服三命車四廟器五戎器六用器七兵車八姦色九錦文十珠十一玉十二凡此在工者不得作也犧牲一布二帛三衣服四飲五食六五穀七果實八木九禽十獸十一魚鼈十二凡此在民者不得蓄也商則資此而通之賈則資此而居之故分而言之皆十有二

立市亦聖人之政而浮靡奢逸之俗奇衺巧利之事多由市起自命服名器有市者而朝廷不尊自布帛器用皆無淳

制度壘而法度隳自技巧聲色有市者而邪僻滋自珠玉錦繡衣服飲食有市者而俗日奢僭民日偸惰蔬果競時新魚鼈窮鯤卵而取物無節山澤竭矣窮鄉僻壤皆有列肆士夫之家與販豎爭利而不羞濫惡日滋人喪廉恥市不爲敗法亂俗之首哉聖王有作其必當有以治之矣

此商賈市廛之治

以上皆經畫於國中

易比卦大象傳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水比於地民比於君然侯國之比民也易而天子之比

民也難民之比天子也遠而邦國之比天子也近故先王衆建諸侯分民而治建萬國所以比兆民親諸侯所以比萬國於是諸侯以厥民厥臣達於王王得由諸侯達臣民以達之天下而後上德無不宣下情無不達血脉通貫體統相維如身之有臂臂之有指天下一體而無間此之謂顯比後世以天下爲己私無大公比民之志是以師暴秦而不師三代然三代封建之天下夏載四百商祀六百周年八百而後世郡縣之天下則泰二世而亡其餘建國之永者不過四三百年或二百或一百年或數十年以至促者或四三年而可不知變計歟

仕視官爲過隙官視民爲路人君門九天上下相蔽臂指寸隔血脈不流自外觀之麗然大人而降年終以不永則爲君大公之爲得歟

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

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　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測土深測土方入天度之淺深也　中國地當赤道之北故北極出地上而南極入地下古稱北極出地三十六度者以中嶽陽城爲土中言也土中望北極出地三十六度由此而北則二百五十里而望極漸高一度由此而南則亦二百五十里而望極漸低一度故曰入天度之淺深也

土入度有淺深故日景有長短　南去赤道近去北極遠則日影短北去赤道遠去北極近則日影長大約淺深二度則其影長短一寸正當赤道之下則春秋分無影在赤道北二十四度則夏至日中無影今南交地

其經度有左右故日景殊朝夕　經度謂兩極子午中線也其東西相去亦二百五十里而差一度在子午線東則日午而景稍東移在子午線西則日午而景未及中今測東西之中在嵩山東滎鄭間

土圭尺有五寸天地之中數也　河圖之數五十居中

五土生數十土成數故曰中數夏至日景與土圭合故曰土中景表八尺八之度也疏云周公於潁川陽城立一表為中表中表南千里又立一表中表北千里又立一表東西亦如之所謂日南日北云云者主中表言也既以土圭度日影而定土中遂以土圭制五等諸侯之分域視日晷短長而可得地里之實也此亦主其大畧言其實諸侯封域要必疆之以索而以土田之實數為主又山川犬牙相入亦不必其正方也封國之制周禮與孟子王制不同然孟子已自言其詳不可得聞而王制作於漢儒當諸儒作王制時周禮雖出而藏之秘府固無怪其未睹也由今考之孟子王制所述蓋殷商舊制武王有天下之初所謂列爵惟五分土惟三者也周禮則周公所定周所肇封伯

叔甥舅之國廣封之制也上公之國五百里侯國方四百里國中百里以爲實封公侯所自奉五百之國國外五十里爲郊國中地方百里爲方十里者百城郭宮室溝塗山川之屬三分去一爲方十里者六十六國中用貢法十里之地寮九百夫方十里者六十六則寮五萬九千四百夫分爲三川川一鄉鄉一軍萬二千五百家一軍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餘羨二萬二千人以備三遂國中之賦以供公室國中之民衛而不征四百里之國國外四十里爲郊國中地方八十里爲方十里者六十四城郭官室之類三分去一方餘方十里者四十二寮三萬八千夫分爲三川川一鄉鄉一軍正得三萬七千五百人之數廣之以取爲羸餘則亦規方百里詩曰六國三軍公侯皆方百里實封之外以養天子以出軍賦以給祿費而附庸與其中五百里之國爲方百里者二十五而天子食其半餘方百里者十二以爲牛牧苑圃之田以分卿貳世臣之采以供朝聘會同祭祀喪紀之用以給羣臣庶士府史胥徒之祿

以待意外不虞之備而附庸與其中焉四百里之國爲方百里者十六天子食其三之一餘方百里者十附庸與焉凡郊外用助方里而井井之八夫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方八里容五百十二夫加山林川澤邑居之類三分之一則爲一成成出車一乘是爲甸乘之賦百里爲同同百乘諸公二十四同諸侯十五同附庸不與於蒐乘千乘以爲常則是爲千乘之國伯國方三百里國中七十里以爲實封三百里之國國外三十里爲郊國中地方六十里爲方十里者三十六城郭民居三分去一餘方十里者二十四容二萬一千六百夫不足二軍之數廣之以作二軍則爲方七十里故次國二軍伯七十里實封之外以養天子以出兵賦以給祿費以待不虞三百里之國爲方百里者九天子食其三之一餘方百里者六以爲牛牧芻圉之田以分卿貳世臣之采以供朝聘會同祭祀喪紀賓客之用以給羣臣庶士府史胥徒之祿以待意外不虞之備國外八同出車可八百乘八百乘之賦也子國方二百里約五

十里以爲實封二百里之國國外二十里爲郊國中方四十里爲方十里者一十六三分去一餘方十里者十而奇三容萬夫不及一軍廣之以足一軍之數則爲方五十里故小國一軍子五十里其外以供天子以出兵賦以待國用二百里之國爲方百里者四天子食其四之一則餘方百里者三國外三同有奇出車三百餘乘男國方百里國外十里爲郊國中地方二十里爲方十里者四三分去一則餘方十里者二而奇六僅成一師餘車賦六十乘耳百里之國爲成者十天子食其四之一餘方七成有半也蓋周制定於周公其夏商舊邦既無德可增封亦無罪可削滅則皆如其舊而叔伯甥舅之肇封勢不可不加大矣魯錫山川土田附庸奄有龜蒙保有鳧繹蒙山在今蒙陰縣東北去曲阜三百餘里繹山在邳州界非鄒嶧之嶧山也齊之賜履管仲述之穆陵關在淄朐之間非指黃之穆陵

也無棣城在德棣之間此明是齊之封域而說者謂其
此非言封域乃言征伐所得及耳噫何曲爲之說乎
非百里甚明子產對晉謂天子一圻諸侯一同此以塞
侵小之詰不必據也金仁山謂魯之土田方百里而合
之山川附庸則七百里是則山川附庸居四十有八而
土田居其一有是理哉朱子曰王制一篇分國之制只
是漢儒做個如此算法其實不如此也建國必看山川
形勢無截然可分之理石梁王氏曰天子縣內以封者
或三分之一或半之又除山川城郭塗巷溝渠則奉上
者幾何九州而千七百七十三國畿內建官惟百皆非
周制合先儒之說觀之則王制爲漢儒臆說而非可據

也又明甚矣要之天下非棋局即土田戸口之數亦非可截然畫一地官所言只其大畧而井田封建之詳宜在冬官今已亡矣建國固不可過大而周制亦未爲甚大也又考當日其名山大澤則不以頒而掌之虞衡而立政所稱夷微盧烝三亳阪尹是邊陲之地要害之區亦天子置尹治之以與列邦錯處師古所告唐太宗之言宜不易也今約大國不過一郡小國一縣而要害之所名山大澤仍不以封錯置尹監則誰謂封建之不可爲也乎

大司馬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

方五百里曰侯畿邱氏曰此言外方五百里則每面二百五十里兩面相距為五百里自侯畿至蕃畿通為二千二百五十里兩面相距通為四千五百里幷王畿千里通為五千五百里其增於禹者五百里之蕃服耳然禹貢九州之外咸建五長則亦猶周之蕃服也按此則侯畿當禹貢侯服之半采及男邦之地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當禹貢侯服之外半諸侯之地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當禹貢綏服之內半揆文教之地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當禹貢綏服之外半奮武衛之地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當禹貢要服之內半夷地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當禹貢要服之外半流地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當禹貢荒服之內半蠻地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當禹貢荒服之外半蔡地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當禹貢之外薄四海咸建五長

虞夏都冀周都豐鎬偏西北無四面方五千之實而五

服九畿云者亦計道里遠近大約作此通法耳虞夏北無要荒周西無衛蠻以外也然周西犬戎要謂之荒服經畫則有定法措置則有變通也周書多只言侯甸男邦采衛蓋蠻服以外則羈縻而已詳內畧外也

梓材曰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王啟監厥亂為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惟邦君使臣民之情達於上而因以上達於王此先王建國親侯以比民之意也謂之監者武王克商而以商

之畿內裂爲邦國如武庚居殷而管蔡霍衛皆分殷畿
內之地則皆監殷者也蓋殷畿之內庶邦小侯皆仍其
舊而新封管蔡衛霍之國則爲之長使小國附庸焉如
殷民七族陶施繁錡樊饑之類及費滑郰鄘是矣是以
武王呼康叔爲孟侯而周公告多士曰臣我監此曰王
啟監厥亂爲民欲其撫小侯治民而以其治民之功達
於王則監所由名非爲恐武庚畔而使諸叔監之之謂
也且非獨監殷謂之監也周禮曰建牧立監以維邦國
監亦猶牧也魯有殷民六族條徐蕭索長勺尾勺以及
顓臾須句項鄅費極晉則懷姓九宗韓曰奄受北國因

以其伯是魯衛晉齊則皆可謂之監是以公侯之地四五百里而紀薛唐鄧又皆式微小邦其致不一矣要以崇明祀保小寡大小相維厥亂爲民使之引養引恬深心大可見也漢儒只因三監之畔而知有三監之名又爲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之說皆失之矣

以上主言封建

禹貢冀州虞夏王畿濟河惟兗州今東昌大名衛輝彰德廣平等府德棣河間地海岱惟青州今濟南青萊登等府及遼左之地海岱及淮惟徐州今兗徐淮安歸德潁等府淮海惟揚州今江南江西及浙江以南地荊及衡陽惟荊州今湖廣以南荊

河惟豫州今河南地華陽黑水惟梁州今商金漢中以南及川蜀黑水西河惟雍州今陝西

舜分冀北爲幷州今宣化大同以北地冀東爲幽州今京師地青北爲營今盛京地

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東南曰揚州其山鎭曰會稽在今紹興其澤藪曰具區今太湖其川三江東江婁江淞江其浸五湖大概言揚州之湖耳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正南曰荊州其山鎭曰衡山今衡

州其澤藪曰雲瞢今江夏安陸之間其川江漢其浸潁湛其利丹銀齒革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華山在陝西華州與豫州接鄰此當是雍州之鎮而此以屬豫州蓋九州之疆界亦或彼或此也其澤藪曰圃田今中牟其川滎雒其浸波溠其利林漆絲枲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在沂州其澤藪曰望諸即孟諸其川淮泗其浸沂沭淮沂沭皆徐州之水蓋周合徐於青也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宜雞狗其穀宜稻麥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今泰安州其澤藪曰大野今南旺湖其川河泲其浸盧濰盧即雷夏也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四種正西曰

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在鳳翔）其澤藪曰弦蒲（在汧陽）其川涇汭其浸渭洛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馬其穀宜黍稷（職方無梁州蓋幷入於雍）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今奉天此蓋幷營於幽）其澤藪曰貕養（未詳所在）其川河泲其浸菑時（未詳所在此非青州之淄也）其利魚鹽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擾其穀宜三種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今霍州）其澤藪曰楊紆（未詳）其川漳其浸汾潞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穀宜黍稷正北曰幷州其山鎮曰恒山（今渾源州）其澤藪曰昭餘祁（未詳）其川虖池嘔夷其浸淶易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擾其穀宜五種

此職方所紀川澤名地多有難考秦幷天下分四十郡漢承郡縣之制而間置國焉其後分十三州牧晉分十五州唐宋皆分列道元改十三行省明分兩京十三省

今

國朝兩京十五省茲紀其大畧如職方例

京師西接太行恒山東據渤海其分箕尾胃昴畢燕箕尾東屬渤海趙昴畢西屬恒山其晷長多寒其山恒山其鎮天壽京師北其川漳易衛滱其浸滹沱其澤渤海其地原陸海濱斥鹵其風剛其俗慷慨其土白壤下土黑墳其穀黍稷粱麥其木松栢杞柳其畜宜六其果棗柰其蔬菘葑其利鹽出河澗天津

東北　盛京三方瀕海東北距鴨綠江其分箕尾其晷夕長多寒風其山醫無閭其鎮華表在遼陽其川遼其浸鴨綠其澤渤海其地原斥其風剛其俗慷慨其土白壤其穀宜黍稷粱菽其木宜松樺其畜宜馬牛其果宜皂物其蔬葑其利皮服海錯

淮及震澤惟江南北據淮水東負大海西據天柱南懷震澤其分斗及房心淮西房心淮南南斗其晷短夕多暑風其山天柱在霍山縣其鎮鍾山江寧府北其川淝溧吳淞其浸江淮其澤巢高郵震丹其地錯繡其風柔其俗知其土塗泥高土赤埴其穀宜稻麥其木楙松其畜牛犬豕雞匹其果梨栗橘柚其蔬菘芥

薑芋其利鹽木海錯木棉茗布

正東惟山東東據海南望淮北據泲其分虛危奎婁胃岱北虛危岱南奎婁胃其晷夕多風其山岱宗其鎮沂山其川沂汶淄濰其浸泲漯其澤大野郎南旺湖雷夏其地原隰海濱斥鹵其風平其俗朴其土白黑濟東白濟西黑其穀稻粱菽麥黍稷其木松栢杞柳槐榆楊桐梓桑其畜牛犬豕雞其果宜膚物其蔬葑菘來服其利魚鹽繭漆葛枲

正北惟山西西南濱河南據太行北盡恆山之陰其分觜參胃昴畢鴈門以南觜參以北胃昴畢其晷長多寒其山太行在澤潞其鎮霍山在岳陽其川汾沁其浸河沇其澤鹽澤其地原阜其風剛其俗

勁其土白壤其穀黍稷粱麥其木松柏杞栁其畜馬羊

其果棗栗柰桃其蔬葑辛其利鹽皮服漆枲

河及漢惟陝西（北負大河東據華山南及漢南西至積石）其分井鬼其山太

華（在華陰縣）其鎮嶽山（在慶陽）其川汭雒灃漢其浸涇渭其畧

朝多陰其地陸阜其風剛質其俗勁悍其土黃壤與地

青黎（漢中土青）其穀黍稷其木松梓榛栗其畜羊馬其果宜

阜物其蔬葑壺其利井鹽皮服玉石

西北惟甘肅（東起積石南臨湟中西被流沙北望大漠）其分井鬼其畧朝多

陰寒其山祈連其川張掖其浸河弱其鎮丹山其澤青

海其地原阜磽土沙磧其風剛質其俗勁朴其土壤其

穀黍稷其畜羊馬其果葡萄瓜栗其利皮毛玉石

中州惟河南北距太行東望孟豬西距太華南至荊山其分角亢氐柳星張室壁洛汭以南鵜火汴汝之間壽星大河以北室壁其暑中其山太室在登封縣其鎮桐柏在南陽其川伊澗穀瀍汝潁睢波其浸河洛其澤滎波其地平原其風和其俗朴其土壤其穀宜六種其木檜柏榆楊槐柳其畜六擾其果宜膚物其蔬菘葑芥麻其利絲漆枲葛

正西曰四川北據劍閣西沿黑水東限瞿峽南接黔中其分井鬼其暑朝多寒陰其山岷山在松潘其鎮蒙山在邛州其川巴桓沫水其浸江沱其澤馬湖其地險其風柔其俗知其土青黑其

穀宜六種其木樟楠梓柏櫧松其畜六擾其果務其蔬芋葵辛苦其利鹽鏤鐵金藥草茗及織毛羽

漢及嶺曰湖廣北據漢水東望天柱西距瞿峽南至桂嶺其分翼軫其晷短多暑其山衡山其鎮荊山在襄陽其川湘沅澧辰溆瀟其浸江漢其澤洞庭其地隰澤其風柔其俗野其土塗泥其穀稻菽其木椿櫧檜柏梓楓樟楠其畜鳥獸其果膏物橘柚其蔬葵筍芹荇其利羽毛齒革丹沙金竹魚茗

江嶺曰江西北距大江東望鄱山西不及湘江南抵庾嶺其分斗建其晷短多暑其山盧阜其鎮華山南昌其川灨盱其浸江其澤彭蠡鄱陽湖即其地隰澤其風柔其俗朴其土塗泥其穀稻菽

其畜牛豕其木松栢樟楮其果柑柚水物其蔬菘芥來服薑芋其利魚竹茗葛

震澤之南惟浙江北距太湖東憑大海西望懷玉南據仙霞其分斗牛女其晷短多暑其山會稽其鎮天目在杭州其川須婺歙霅其浸錢唐其澤鑑湖在紹興其地隰衍其風柔其俗知其土塗泥其穀宜稻其木樹柔其畜鳥獸其果橘柚水物其蔬葵芥蓴薑芋其利鹽絲葛竹漆茗海錯

東南惟福建北據仙霞東南據海西望揭嶺其分牛女其晷夕短而風暑其山武彝其鎮三山武夷在崇安三山在福州其川汀漳其浸大史其澤海其地隩斥其風柔其俗詐其土塗泥其穀稻

其木榕榕其畜犬豕鳥獸其果圓荔橘柚其蔬瓜葵其利鹽茗竹筍鏤鐵漆葛苧海錯島夷之珍

正南惟廣東（北距五嶺南據大海）其分牛女其晷短多暑其山黎母五指山（在瓊州）其鎮番禺（廣州）其川汀瀧其浸牂牁其地斥鹵其風柔其俗淫其土塗泥其穀稻其木楠榕榕雜其畜犬豕鳥獸其果圓荔柑蕉椰椽檳榔其蔬瓜芋其利鹽丹金錫珠貝羽毛海錯島夷之珍

嶺右惟廣西（北據桂嶺東杭賀陽西南及交海）其分翼軫其晷短多暑其山九嶷（全州北）其鎮金山其川漓潞其浸牂牁其地草錯其風柔其俗野其土塗泥其穀稻其木榕雜其畜鳥

獸其果圓荔焦椰其蔬瓜芋其利桂蠟羽毛齒革金沙異錯

西南惟雲南（北接金瀘東及牂牁西接宕昌南盡交緬）其分井鬼之餘其昏短朝多陰其山點蒼（在雲南）其川沙勒樣備麗路其浸黑水六盈其澤滇洱（滇在雲南洱在大理）其地草雜其風柔其俗侏儒其土青黑其穀稻粱其木松楠其畜鳥獸氂象其果柑橼椰其蔬辛滑其利井鹽羽毛齒革丹沙金錫玉石織皮

五溪盤江惟貴州（北接涪瀘南枕嶺右西據盤江東連五溪）其分翼軫之餘其昏短朝多陰其山盤山其川牂牁其地幽阻其風柔

險其俗侏儒其土雜其穀糯稻菽麥其木楸楠其畜鳥獸蟲豸其果皂物其利丹砂金銀鉛汞齒角羽毛

王制曰自恆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近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遙此南北徑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此東西徑也

此在古中原之徑也今則自恆山北至大寗千里而近自衡山南至南海千里而遙自西河至隴山千里而近自隴山至流沙千里而遙天下道里山川土地之數可略得而稽也

以上輿地大略

或問井田今可行否程子曰豈古可行而今不可行者或謂今人多地少不然譬諸草木山上著得許多便生許多

天地生物常相稱豈有人多地少之理

人家子孫日繁則似田日不足是誠可慮然當以大數觀之比如唐之世業口分行之幾二百年未見田有不足三代之法農民有遷他業或死而無後者及登之俊秀者則田歸于官以待他給故有無常相通農家長子世承父業其他子則又不必皆農且一家常以八口為率田或不足供食餘夫乃更受田亦非人人受田也至如種藝圃圖作材山澤牧畜百工莫非本業先王必皆有定制以輔田之不足要之天地生物以養人但取之無節生之不力分之不均用之無度乃見不足不然無不足之理也又按或疑古百畝只今四十一畝似不足供九人程子曰通天下計之亦不家有九人矩按古百畝當今六十畝非四十一畝也

程子嘗與張子厚論井地曰地形不必謂寬平可以畫方只可用筭法折計地畝以授民子厚謂必先正經界經界不正則法終不定地有凹凸不管只觀四標竿中間地雖不平饒與民無害就一夫之間所爭亦不多又側峻處田亦不甚美又經界必須正南北假使地形有寬狹尖斜經界則不避山河之曲其田則就得井處爲井不能就成處或五七或三四或一夫其實四數則在又或就不成一夫處亦可計百畝之數而授之無不可行者如此則經界隨山隨河皆不害于畫之也苟如此畫定雖便使暴君汙吏亦數百年壞不得經界之壞亦非專在秦時其來亦遠漸

有壞矣又曰井田今取民田使貧富均則願者衆不願者寡正叔言亦未可言民情怨怒正論可不可耳須使上下都無怨怒方可行按程伯子初上論十事其三曰經界其七曰民食八曰四民九曰山澤則伯子其之有志于井田可知矣而叔子與張子之論井地又如此則叔子之有志于井田及其潤澤之法期于可行又大略可見矣惟朱子語錄一條有云伊川常言要必復井田封建及晚年又却言不必封建井田想是他經歷世故之多見得事勢不可行此似程朱之意終以井田封建為不可復者但語類所載朱子之言未必盡實且即此數條之中彼此互異無足深據也然程子所言不必行及朱子所謂經歷世故多見得事勢不可行者皆只謂當時事勢自覺卒難舉行耳非謂竟不可行也張子志行井田而朱子集其事於孟子集註則朱子已有定主矣豈可以語類之語而疑之哉

張子曰治天下不由井田終無由得平周道只是均平耳

問橫渠謂世之病井田難行者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不審井議之行於今果何如朱子曰講學時且恁講若欲行之須有機會

田制須先正溝洫方定

以上言井田

張子曰井田卒歸於封建乃定

古者諸侯之建繼世以立此象賢也周禮建國大小必參相得蓋皆建大國其勢不能相下皆小國則無紀以小事大莫不有法

胡五峰曰封建也者帝王之所以順天理承天心公天下

之大端大本也
朱子曰天下制度無全利而無害的道理但看利害分數如何封建則根本較固國家可恃郡縣則截然易制然來來去去無長久之意不可恃以爲固也封建則君民之情相親可以久安而無患不似後世郡縣一二年輙易雖有賢者善政亦做不成　又曰封建之意是聖人不以天下爲己私分與親賢共理但其制則不過大此所以爲得
禹會塗山萬國當時所謂國者如今溪洞之類各立個長自爲一處都來朝王後來夏商衰時皆相吞併漸漸大了

至周時只千八百國不及五分之一矣可見其又大了周畢竟是因而封之豈有移去許多小國卻封為大國之理然聖人立法亦自有低昂不如此截然非必五百里四百里皆截然如其數也周封齊魯之地是誅紂伐奄滅國者五十所以封齊魯之地極廣

柳子厚論封建說得世變也是但他只見得後來不好處不見得古人封建的好處柳子厚封建論說得聖人總是私意蓋只知世變而不知聖人也其言茲不復錄但宋時蘇轍范鎮皆以柳說為然惟胡雙湖駁之甚快茲錄之胡雙湖曰封建與天下共其利天理之公也郡縣以天下奉一人人欲之私也宗元之言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誠使上古諸侯已為民害聖人不得已而存之則唐虞之際洪水懷襄民無所定武王周公誅紂伐奄滅國五十皆天下之大變也此數聖人不能因

時之變更立制度以爲郡縣乃盡壞裂土修明侯何之法何哉宗元又日諸侯國亂天子不得變其君夫孟子所言貶爵削地六師移之之法皆先王之制也烏在其不致變乎漢不能制侯王末萌之惡及大逆不道然後勸兵而移之此非三代故事自漢之失衰姦周言之矣豈可舉此以例禹湯文武所爲哉方三代盛時諸侯或自其國八爲三公王室有難諸侯或釋位以間王政王其衰也五霸雖強大猶自攘夷狄以身戴天下之共主凡若此類宗元皆畧而不稱乃犄取衰微禍亂之一二欲舉封建而廢之是猶見荊者而欲廢天下之屢也宗元又曰湯貧三千諸侯以黜夏武王八百諸侯以剪商故不敢變易也是聖人於未舉兵之先要赫眾力及成功之後始息苟安此十六國五代庸主之所行而謂湯武爲之乎宗元又曰封建非公之大者公天下自秦始夫請三代聖王無公心以封建自私是伯夷而爲盜蹠之事請秦無私意以郡縣天下是飛廉而有比于之忠也一何不類之甚歟宗元又曰諸侯繼世而立又有世臣食祿采地以盡其封域雖聖賢生於其時無以立於天下天子聖明公卿必得其人況又有卿舉里進之法有明明側陋之揚何患乎才之不用也若上無明君下無賢臣雖有良佐亦況于民伍而不見庸矣故人宗

咒之論皆無稽而不可信也夫爲君如堯舜湯武亦足矣
帝王之治至于唐虞三代亦無以加矣井天下之田使民
各有以養其生經天下之國使賢才皆得以施其用人主
自治不過千里大小相維輕重相制外無强槩侵陵徵弱
不立之患內無廣土眾民奢泰恣肆之失是以義處利均
夫下之施故曰封建之法天道之公也若秦則妒人之兼
井而自爲并兼之天下之利以自奉故曰郡縣之制人欲
之私也蘇氏講莞不詳乃以封建爲之端不知聖人所
以息爭也果以爭爲者何三代封長而秦漢不封建
之短也曰然則封建今可行乎何建封建也二帝三王
之法執不可行者在人而已矣然欲獨封建先自井田始
范氏亦惑於宗元之謂今之法不可用古封建猶古之法不可
用於今夫後世之法私意妄作固不可行於古而爲天下
者不以二帝三王之善政良法爲則則又何貴於稽古而建
事
哉

以上論封建

井田之圖

夏用貢

溝						溝
	五十畝	遂	五十畝	遂	五十畝	
	五十畝	遂	五十畝	遂	五十畝	
	五十畝	遂	五十畝	遂	五十畝	

夏后用貢亦是井田其溝洫之制同也

商用助

溝						溝
	七十畝	遂	七十畝	遂	七十畝	
	七十畝	遂	公田 八家廬舍	遂	七十畝	
	七十畝	遂	七十畝	遂	七十畝	

商人用助所異於貢者中爲公田而公田中又分十之二爲八家廬舍耳溝遂之制與夏同不變也畝數之多寡者尺步不同矣

周用徹

周人用徹只以同力合作為異於助耳其百畝七十畝之異者

百畝	百畝	百畝
百畝	公田	百畝
百畝	百畝	百畝

尺度不同也不然則與王制制盡舉天下溝洫而變易之必不然矣

國中市廛之圖

考工記匠人法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廟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一夫百畝之地也方百步廛在左右三區

廛	廛	廛	廛	廛	廛	廛	廛	廛
廛	廛	廛	廛	市	廛	廛	廛	廛
廛	廛	廛	廛	廛	廛	廛	廛	廛
廛	廛	廛		公宮		廛	廛	廛
廛	廛	廛				廛	廛	廛
廛	廛	廛				廛	廛	廛
廛	廛	廛		朝		廛	廛	廛
廛	廛	廛	社稷		廟	廛	廛	廛
廛	廛	廛		門		廛	廛	廛

十里為成之圖

每方一里十方縱橫十里

廣深四尺曰溝溝上有畛

方里

九井

而井

百畝

一夫百畝夫間有遂遂
上有徑九夫為井中公爲四
入私隊背畝井間有溝溝上
有畛十里為成百中井容成
間有洫洫上有塗十里
之間封土封而植之以植表木
也限然不必正方十里皆
可畫井為田圖之則取
其方行之則有通變也

百里一同之圖

每方十里十方縱横百里

廣深八尺曰洫洫上有塗

城

十里

廣二尋深二仞曰澮澮上有道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方十里則爲方一里者百爲田九萬畝方百里則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百萬畝然必無方百里地皆可井之理封國制邑授田居民必因山川形勢而稽其可田之實數以爲準百里一同亦言其略也

周禮九

九畿以經畫內外遠近而制朝貢疏數之宜然亦非必正方如畫棋局也其大略有如此耳

去王城二千
去王城二
去王城二千
去王城
去王城千七
去王城千
去王城千二
去王城
去王城七

蕃
鎮
夷
蠻
衞
采
男
甸
侯
[illegible]畿

半內之服
半外之服
半內之服
半外之服
半內之服
半外之服
半內之服
半外之服
其五建國

畿之圖

七百五十里
千五百里
二百五十里
二千里
百五十里
五百里
百五十里
千里
百五十里

王畿 侯 甸 男 采 衞 蠻 夷 鎮 藩

當禹貢侯
當禹貢侯
當禹貢綏
當禹貢綏
當禹貢要
當禹貢要
當禹貢荒
當禹貢荒
當禹貢之

又周都鎬京則東遠而西近此當是據東都洛邑言究之者言自有變通無一定之死局也

禹貢九州處

每方五百里

冀 兖 青 徐 揚 荊 豫 梁 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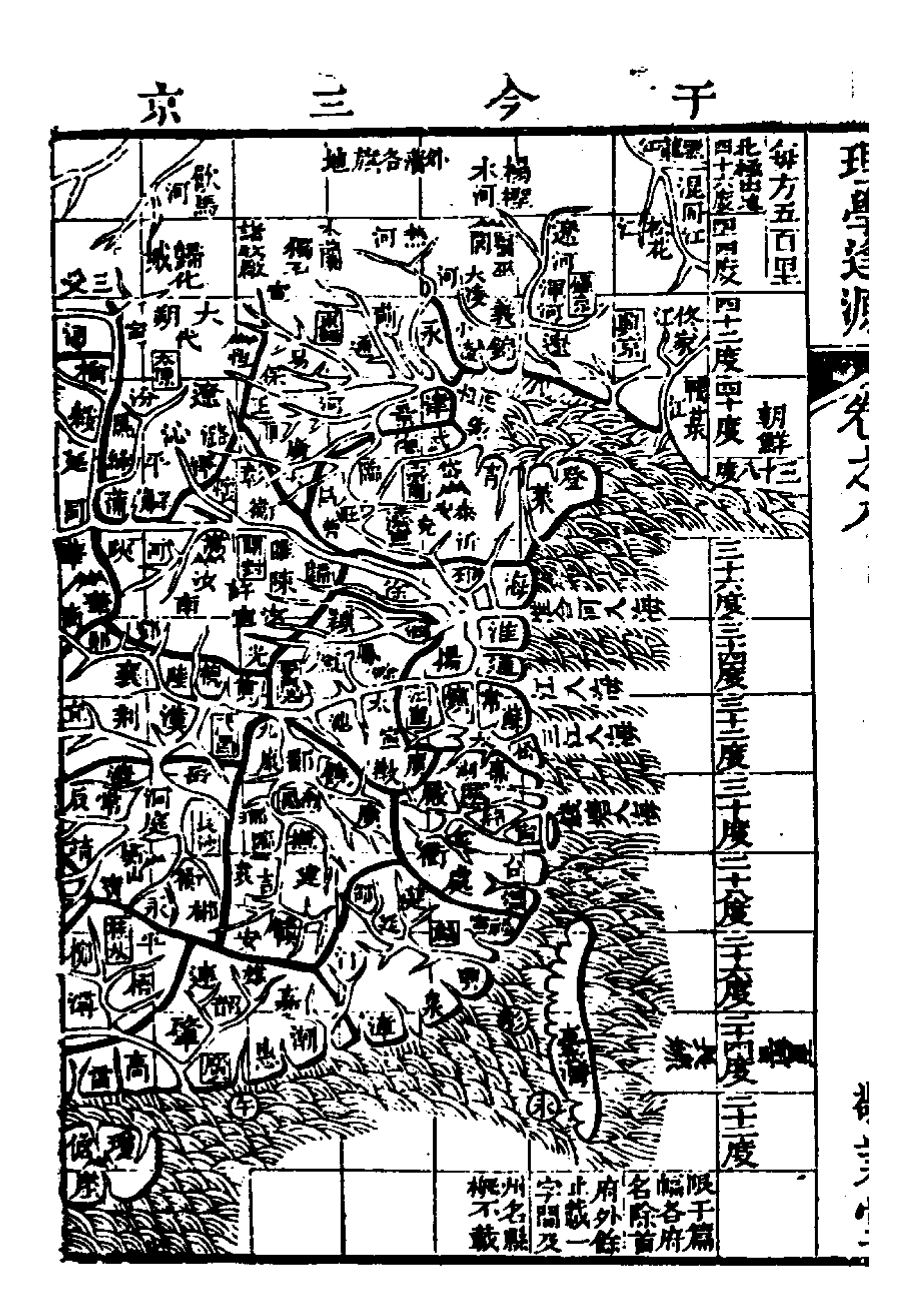
恆山 太原 岳陽 太行 王屋 大伾 大陸 碣石 析城 底柱 熊耳 外方 桐柏 大別 內方 雲夢 衡山 敷淺原 東陵 九江 彭蠡 震澤 三江 淮夷 蒙 羽 嶧 大野 東原 菏澤 孟豬 滎 三澨 龍門 積石 島夷

十二州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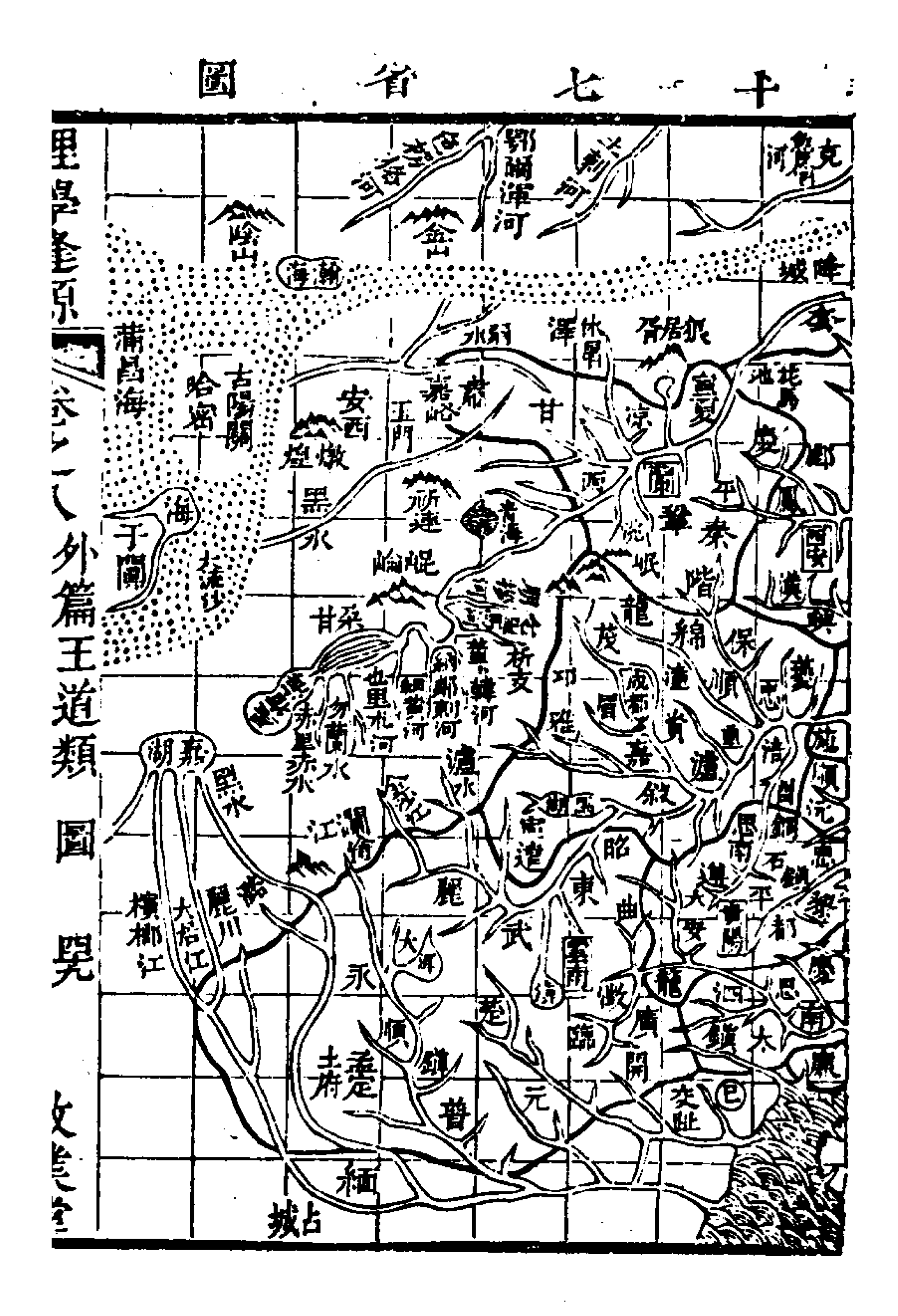
弱水
豬野
流沙
合黎
三危
積石
西戎
崐崙
岷山
析支
蔡
和夷
馬湖江
瀘水
三危
入南海之黑水
雲南
甘肅
西傾
朱圉
嶓冢
梁
四川
雍
陝西

外篇王道類 圖

四十八



每方五百里
朝鮮
揚子江
熱河
歸化城
大同
太原
海
淮
揚
台灣
瓊
高
雷


翰海
金山
鄂爾渾河
蒲昌海
古陽關
哈密
安西
玉門
嘉峪
甘
敦煌
黑水
于闐
海
青海
崑崙
寧夏
涼
西寧
平
秦
階
龍
綿
保
茂
成都
眉
嘉
敘
瀘
重
遵
思南
銅
石
平
昭
東
曲
武
麗
永
順
楚
鎮
普
元
臨
廣
開
交阯
緬
占城
大金沙江
檳榔江
黑水

理財制用

何以聚人曰財則理財非王政之急務哉然所謂理財者非營私聚斂之謂謂以天下之財爲天下理之而使天下之民皆家給人足則國用亦無不足之虞也且欲使天下用財者皆長留有餘不盡之藏而可爲水旱凶荒之備也夫財散於下則國用憂其不足財聚於上則民心至於瓦解然財聚則民心未有不瓦解者而財散以至於國用不足者則未之前聞何則惟正之供有國家者所無闕也是故桑孔用於漢而中國疲楊炎用於唐而天下亂安石用於宋而宋室壞礦稅店稅紛然於天下而明室亡矣顧人

君撫有國家而遑追於聚斂是亦有其故焉一則沈溺聲色而倖位盈朝也一則崇事土木而趨慕異端也一則好大喜功而生事外國也三者有一於此財用未有不詘者也財用既詘而思有以取償之而於是掊克興利之臣乃克中其欲而興起於是數舟車算商賈置酒榷賦馬口禁私鹽鈌私鐵增海租（漢武事）設銀官（曹魏事）稅印契（司馬晉事）稅茶礬稅間架算除陌（唐事）算津渡納官吏遷除錢（五代事）稅樵奩（蜀事）均茶賦立市舶稅麯脚（宋事）青苗均輸免役市易保馬（安石新法）總制月椿版帳以及於坊場磑磨堆垛無不有稅（宋高事）心計之精箕斂之密無遺毫髮初則曰權宜於一時以濟

國用而後不爲例也及其後定例不可除而獻媚者且曰開矣說且曰此羨餘所積非倍取於民也然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取於民將安取矣則又曰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也然不從天降不從地出不在民則在官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矣此言利之臣所以殃民敗國而爲天下萬世之罪人也雖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此言是也而利臣之言此則聚斂而非善理財也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周公曰嗣王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維正之供此非不加賦而國用足之說乎周禮以財用掌之冢宰而大府貳

之玉府掌王之玩好內府主其藏外府主其用司會會其數司書主其簿職內掌其入職歲掌其出職幣主其餘爲法至纖悉矣然而九職以生之九賦以斂之九式以節之九貢以致之要止此惟正之供而取之有恆用之有節要以使人君愼乃儉德而不至用度無藝賞錫無極以耗天下之財爲貨斂之計也此之謂善理財者也且也制國用則以三十年之通足民財必使之餘九年之食所以長留有餘不盡之藏爲水旱荒凶之備蓋當是時也民有常職用有常經國不異政家無殊俗君以儉德先於上民以儉德承於下是以苴荼以食農夫春酒以介眉壽職思其居

職思其外而耕九可以餘三也此之謂善理財者也夫如是則國足於上民足於下而不虞有戎菜色無憂矣而一有凶荒則人君減膳徹樂於上大司徒以荒政十二聚民於下而且補助時行興發恐後夫安得有散四方而塡溝壑者古之所謂理財蓋如此後世國無經制民鮮恆產風頹俗壞侈靡相崇富商大賈下節萬錢皁隸私人狐裘千腋然而一轉盼間衣食不給甚且家無斗筲而綺羅是飾朝不謀夕而結客壚頭誰是有期年之積粟者方在平世皆寙偷生且如此一遇凶年坐成溝壑耳曷足怪乎而苟其重斂加之征徭逼之不死則亂誰其為天下理財者而

可不急為之更化與夫君臣脩德合天使休徵時敘而菑害不興凶荒不作此其上也然國家意外之虞小民凶荒之備猶不可廢也下焉者迄于凶荒而賑之賑之已無及蠲之為有限貪官剋剝於其間猾吏浸漁於其際發朝廷數萬之儲或不足以濟饑民兼旬之粥强且近者猶或沾之至于城市絕遠幼弱孤獨匍匐道左則未荷上恩而已成饑莩此有盡之惠為非計也夫有心民瘼而大渙王居此雖已非計然而意猶善也至於蠲賑又不能繼難傲損上之恩於是有以民濟民者有收之官而積以濟民者管子輕重之說管子云穀貴則人主散之使輕穀賤則人主斂之使重李悝平糴之法

豐歲則貴其値以糴之歉歲則減其價以糶之漢耿壽昌因以有常平之設此權之在官而用以濟民者也隋長孫平始建義倉使民每秋家出粟麥貧富為差儲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賑恤朱子魏元履各有社倉宋乾道四年歉食朱子請於府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于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斂散歉則蠲其息之半大飢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一年造倉三間及以元數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為社倉不復收息止歲收耗米每斗二合謂之五夫社倉時魏元履亦有社倉元履嘗議朱子出息加耗之非而朱子亦謂元履社倉不能持久朱子又嘗自言某社倉法不得其人則不可行此設之在民以濟民者也宋韓琦因民間絕戶田業之入官者置以為廣惠倉此官置之以濟民者也然邑有常平監穀而增價以糴者價實未增減價以糶者價實未減甚之官糴價增而民得價實減官糶

價減而民出價實增則官吏之侵漁不少而斗甬之出入不平貧民寡實利而富民實先受害矣是常平之不盡平也社立義倉而社司出入不無隱漏子母亦有取盈或且肆意挪移倉穀暗消烏有蓋得人則雖介甫青苗亦無深病而不得其人則朱子社倉亦不易行顧得人非易言而眼見官多一倉每多一倉之累救荒果無善策也能不痛哉夫救荒不如使之不及於荒荒歉安能使之必無則莫若天下人人皆自有以備荒欲使天下人人皆自足以備荒則莫若制其產而薄其斂範以禮而率之儉夫如是則上下交足不必別營儲蓄而儲蓄存後世恆產既失稅目

繁多民俗麗奢汔無坊檢是以上下交病不得已而獨斤斤於常平義倉之設矣先王之道萬世無弊法可潤澤因時而要之不出先王範圍爲人君者誠能淸心寡欲則言利之臣不與而惟正之供國用自無不足誠能大公無我則先王之制可復而恆產之立民用自無不充以關睢麟趾之意行周禮周官之法出納有常凶荒有備上下同之不加賦而足用於上不損國而藏富於民此之謂善理財者

易節卦彖傳曰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寒燠有極雨暘時至天地之節也天地生財有數而人暴殄之此所以傷財害民也節以制度焉財無憂不足矣

大學曰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

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生財者民耗財者用開其源而節其流財不可勝用矣何必聚斂哉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

大學以足國言此以足民言然民之富國之富也其道一也易田疇薄稅斂則生者眾而爲者疾矣食以時用以禮則食者寡而用者舒矣可使富者所以致富也不可勝用則富矣

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布縷宅稅也（二十而一）粟米田稅也（公田什一）力役任使也（公旬三日）

唐之租（粟米）庸（力役）調（布縷）其遺制也今之丁（力役）糧（粟米）戶（布縷）亦然以惟正之供而取之猶各有其時焉況征之額外與

周禮大宰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在城郭者）二曰四郊之賦（在六鄉者）三曰邦甸之賦（去國二百里者）四曰家削之賦（去國三百里者）五曰邦縣之賦（去國四百里者）六曰邦都之賦（去國五百里者○削縣都之地卿大夫采邑在焉然非以盡分卿大夫也其不以分者謂之公邑天子使吏治之卽在公卿大夫之采邑亦自有常貢也）七曰關市之賦（商賈所出）八曰山澤之賦（虞衡所出）九曰幣餘之賦

歲用所餘○九賦所包者廣不止田稅故總謂之曰財賄

此財所從入者歲有常供也禹貢甸服之內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周制遠近之差或亦如此也

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羞膳羞服衣服之式五曰工事繕造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王所非時分賜亦有常法九曰好用之式王所親好之錫予亦有常式

此財之用出者各有經制也均節之者量入為出也

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參秋官大行人侯服所貢用以供祭祀也二曰嬪貢甸服所貢用以養婚嫁也三曰器貢男服所貢用以造器物也四曰幣貢蓋蕃服所

謂貴賓為摯者五曰材貢櫄服所貢以為材用也六曰貨貢要服蠻夷所貢供貨易也七曰服貢采服所貢供服御也八曰斿貢以供旂斿者九服未見九曰物貢蓋凡物可用者總以物言之九服未見

此財之貢於諸侯者各有常物也

禹貢冀州島夷皮服○兗州貢漆絲篚織文○青州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徐州貢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元纖縞○揚州貢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荊州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三邦底貢

厥名包匭菁茅厥篚元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豫州貢漆枲絺紵篚纖纊錫貢磬錯○梁州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雍州貢球琳琅玕織皮

周禮禹貢田稅所供皆止於畿內而九州諸侯則各以方物來貢蓋畿內之地重農務本以倡諸侯而三代朝無俸位故租稅止於畿內而有餘也隋唐之世中原多故而俸位盈朝由是仰漕東南以給畿甸元始都燕始開海運明成祖因之而專事河漕夫以王畿之重根本之地而仰食外方儻一旦東南有故齊魯中梗則饑餉不無坐困歟曰諸侯止貢方物則所謂公之國其食者

半侯伯之國其食者皆三之一者何歟曰是則以其數爲方物之貢也今通水之地有漕而餘皆折色解銀古之貢方物亦其道也

周禮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鄭九職）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於受藏之府（貨賄亦互言受藏內府也）頒其賄於受用之府（受用外府）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凡頒財以式法授之式（鄭九）關市之賦以供王之膳服（陳君舉曰關市譏而不征其賦入至薄也而供膳服者止此苟有過用于上則大臣盡規苟有過取于下則有司守法而後人主常立于無過之地）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

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以上九凡賦之供

邦國之貢以待弔用此未詳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凡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幣餘之賦旣以待賜予矣而其又有餘財乃用以供玩好也陳君舉日玩好非耳目之玩也宗廟之鎮器天府之守器諸侯之分器皆取於是以其可玩也故曰玩好

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　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凡王之好賜共其貨賄玉府以玉爲主而凡貨賄之良者亦藏之猶今之供進御也邱吉甫曰王者以天下爲家漢湯沐邑爲私奉不預經費靈帝作西園萬金一聚爲私藏也若御府禁錢捐之親幸之手省闥之中外人比校不及傷財害民則豈小小事哉

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

用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凡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

此受所頒於大府而藏之以備不虞者也至如四方諸侯之幣獻金玉則亦內府藏之而王之所以遺四方諸侯亦即取共於此重邦交務施報也

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灋者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齎賜予之財用凡邦之小用皆受焉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服不會

此受所須於大府而供國大小之用者也布錢也蓋貨賄之上者入於玉府其次藏之內府其錢幣常用之物則歸之外府以時用之也

司會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以九貢之灋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之灋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灋令民職之財用以九式之灋均節邦之財用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

此合主天下之大計者也

司書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九職九正（卽九貢九賦）九事（卽九式）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出入百物以敘其財受其幣使入於職幣凡上之用財用必攷於司會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以知民之財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以知山林川澤之數以逆羣吏之徵令凡稅斂掌事者受灋焉及事成則入要貳焉凡邦治攷焉

此主大計之簿書者

職內掌邦之賦入（賦職貢通謂之賦）辨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以逆邦國之賦用凡受財者（卽下職歲之事）受其貳令而書之及會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

而敍其財用以待邦之移用

職歲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以待會計而攷之凡官府都鄙羣吏之出財用受式灋於職歲凡上之賜予以敍與職幣授之及會以式灋贊逆會

職幣掌式灋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皆辨其物而奠其錄以書揭之以詔上之小用賜予歲終則會其出凡邦之會事以式灋贊之

九式用財之詳周公當日必尚有成書而今不可得聞也以王制參之則總計每歲之入數而四分之以三分爲終歲之用其珍者入於玉府其次入於內府以待大

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眚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盜賊

古人務本節用薄斂厚民亦旣使民有餘蓄矣而苟遇荒歉則猶汲汲乎以荒政十二聚之此民之所以無菜色也

武王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

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人君之作無益貴異物也役耳目之故也役耳目則縱欲敗度而衆功害民職此之由矣不役耳目百度惟貞

志以道寍盲以道接此人君淸心寡欲而以立節用愛民之本也西旅貢獒而召公告戒之如此後世有遣致珍異而傷財害民以逞其欲者謂之何哉

楊龜山曰先王所謂理財者非盡籠天下之利而有之也取之以道用之有節各當於義之謂也取之不以其道用之不以其節而不當於義則非理矣

胡五峯曰上侈靡而細民皆衣帛食肉此飢寒之所由生盜賊之所由作也天下如是上不知禁又益甚焉然而不亡者未之有

朱子曰古者荒歲方鑄錢周禮所謂國凶札則市無征而

作布既可因此以養饑民又可以權物之重輕蓋古人錢

閩方鑄錢以益之古者泉府只列市門之間鹽人只列膳夫之屬而後世則錢法鹽法皆為國重典利之也周禮門關市廛皆有稅布故泉府以斂市之不售及貨之滯于民用者亦以懋遷有無化居為斯民利用之一助耳景王鑄大錢當時猶力非之錢法至漢武而私禁始嚴歷代之錢輕重大小不一而以漢五銖唐開元之制為得其中蓋錢重利貧則民無私鑄錢輕惡而利多則私鑄必多甚至薄惡之至而不可行是重陷民于法也要之錢只末民之利而非本計之得天下之利惟是布帛萩粟而金生粟死勢不兩平錢至十萬可以通神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不德而貴矣貢禹欲廢錢魏文用穀帛夫豈無謂也哉然錢之用終不可廢則亦如周禮之法遇國有凶荒喪札則鑄之以振贖貧窮而權輕重可也鹽之在官蓋始于管子至漢武遂重私鹽之禁唐劉晏為鹽鐵使國之頁用皆仰給焉鹽之利國則誠大哉然利之所在即弊之所叢私鹽私販弊賣百生禁之不能悉禁察之不能盡察而民之犯法者乃日多矣張平叔欲官自賣鹽而抑配於民尤擾欲設立鹽司而盡騶之官是使為民上者而下同

商賈也戮琛欲盡弛鹽禁而捐之民意甚善也然不有皆爲之制亦恐兼并有不均耶愛山欲官與牢盆而不征其入然寸土有稅而鹽安可盡無耥謂官給牢盆當效古之計口授田酌其所收而貢什一於上立之成法分地均辦焉庶乎可也因錄法而附論於此

先聖言治國有節用而愛人之說蓋國家財用皆出於民如有不節而用度有闕則橫賦暴斂必將有及於民者雖有愛人之心而民不被其澤矣是以欲愛人者必先節用此不易之理也

先王之世使民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積三十年則有十年之蓄而民不病於凶饑此可謂萬世之良法其次則漢之所謂常平者其法亦未嘗不善也其法未嘗不善後世行之失其人則有不

謹之於其終

善矣

救荒之政蠲除賑貸固當汲汲於其始而撫存休養尤在

自古救荒自有兩說第一是感召和氣以致豐穰其次只有儲蓄之計若待他饑時理會更有何策

或說救荒賑濟之意固善而取出之數不節不可黃直卿云制度雖只是這個制度用之亦在其人如糴米賑饑此固是但非其人則做這事亦將有不及事之患曰然

嘗謂爲政當順五行脩五事以安百姓若曰賑濟於凶年之餘縱饒措置得善所惠者淺終不濟事

賑饑無奇策不如講求水利到賑濟時成甚事

陸象山曰社倉固爲農之利然年常豐熟則其利可久苟非平熟之田一遇歲歉則有散無歛來歲闕種糧時乃無以賑之莫若兼置平糴一倉豐時糴之使無價賤傷農之患闕時糶之以摧富民閉廩騰價之計析所糴爲二每存其一以備歉歲代社倉之匱實爲長利也

立學興教

能養而不能教謂之衆人之母然三代而下能富其民於一時者或有之矣而能教其民者則未之聞也蓋教有其地學校是也教有其具禮樂是也教有其實躬行是也教

有其人師儒是也教有其本君身是也苟立其本則自朝廷百官以及於羣黎百姓日用飲食云爲動靜自無不涵濡於律度之中何莫非教而要之學校爲重乃後世非不家弦戶誦而人自爲學不聚之於學校則非其地也亦未嘗不有學校而句讀辭章不復陶之禮樂則非其具也先王之禮樂亦有遺經而竊據其說不復問之躬行則無其實也禮義只在人心誰無好德之良而卒之無所觀感則師儒無其人也天下何患無賢而取人以身則君失其本也唐虞而上不可得聞虞則契教人倫夔教胄子三代各有鄉學國學而爲法至周大備大約自閭里鄉黨莫不有

學以教民之俊秀而屬於司徒而國學則以教王太子及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而司徒所升之俊秀亦與焉其教則鄉以三物國重禮樂一德同風道無二致躬行實踐無事浮文此風俗之所以醇而人才之所以盛也暴秦而後漢文始立博士然尊尚黃老學校無聞武帝始建大學（公孫弘之請也）置弟子員（江都相之言也）成帝增廣之光武立五經博士脩大學具豆籩明帝臨雍拜老傳爲一朝盛事然武帝惑於神仙明帝西迎佛法實開萬世之禍學術安望其醇況博士徒取儀表太常僅與受業而及其衰也鴻都爲比匪之門南北黨人之議則漢之爲教果何如哉然而士矜氣節

至死不渝則取人尚不徒以言故也魏備弟子員僅除長吏晉人脩學校惟尚清談宋則聰明四學齊則文武二學梁陳五館學官雜亂舉廢何足深道唐初七學並建下逮書算立國子太學以教大臣之子孫設廣文館四門館以教朝臣子孫及民之俊秀又設律學書學算學凡七學內而王子親勲朝鮮日本皆東脩外及遠方遣子就學下至屯營飛騎無不肄業受經可不謂盛哉然取士以身容書判詩賦而德行禮教無聞經試道舉並行監學崇元並建文宣武成元元並祠道術之雜如此而其後更國子喘飢廣文無屋而宦官且判國監升席講經非千載學校之辱歟宋初設監學繼有大學元豐立三舍法以進退諸生齋有考選之簿月有考試

之目兼及學業以爲程式所選究在辭章自胡安定教授蘇湖置經義治事二齋而人始知有體用之學程伊川看詳學制見後而人始知有性命之學甚矣師儒之貴得其人也元列儒者於娼丐以沙門爲帝師不百年而干戈四起明太祖甫興大事遂祠孔子建國學繼立府縣學嚴卧碑之禁優廩祿之給遴選師儒更開薦辟是以人勤於率教士敦於實行然太祖師心自用成祖躬親弒逆太祖嘗怒孟子視君寇讐之言引弓欲射孟子像又深辨蔡九峯書傳爲非本已不足是以學術之龐卒鮮純一而要之人懍綱維俗敦醇樸終明之世不至大壞但國學只以貿易錢穀景泰時因邊務煩費乃開入粟上馬之例用人專重科甲薦辟之途塞虛文

之士進人鮮實用纂議旋興而明祚亦以亡矣歷觀前事得失可知夫風俗之綱維在學校而國學則市井齷齪溷迹宮牆鄉學則司鐸只爲贅疣師儒比之廟祝學校何如也學校之敎以禮樂而取士不問名檢月課只事文辭禮樂安在也致禮樂以治身心而導之以末求其敦本胡可得也誘之官達而責其躬脩自相左也士行何如也躬行之倡在師儒而老耄邨師一官糊口則爲陽城退之胡瑗文翁輩者豈復有人在哉然則立學興敎者道當若何曰欲節民性則禮樂不可不脩也欲興民德則浮華不可不黜也欲防民淫則經制不可不定也欲同民俗則異端不

可不闢也而正風俗自學校始則擇士入學必以德行無問才華在今保甲之法有甲長保正約正之屬獨非古比長閭胥族師黨正例邪合無令郡邑嚴簡鄉民之有齒德者或人士之譽望者爲之而優之禮數毋使無賴生事貪汙者得以濫充其任使各司其鄉甲書糾校比之事某賢某否以時獻之守令守令以時考校簡其人之果有好學務本守古禮而不渝處困窮而不變不淫於佛老不競於名利歷有某事某專可徵者乃以列之庠序優其廩祿而作養之庠序之士有素不率禮敎者則行以郊遂棘寄之典而拔其學行之尤者以貢之國學則所得之士雖或未

必盡眞然庶乎其人知務本歟若乃端本澂源道德齊禮
則尤必有責之人主之身者
舜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寛
教民者人倫而已五教敷之司徒與周禮之三物王制
之七教同則鄉學之教凡民者此外無他道也
命夔曰命汝典樂教冑子直而溫寛而栗剛而無虐簡而
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
神人以和
典樂之官以教冑子與周禮大司樂教國子王制學正
造士同國學教以禮樂所以成就人才而使之和順於

道德以盡人倫之至而非有加於人倫之外也

學記曰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謏聞不足以動衆就賢體遠足以動衆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兌命曰念終始典於學其此之謂乎

教之使知道乃所以化民成俗也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强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成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

之此大學之道也記曰蛾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

孟子云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或云夏曰序商曰瞽宗又或曰夏之大學曰東序小學曰西序鄉學曰校殷之大學曰瞽宗小學曰左學鄉學曰庠然名稱說者多異同未能詳考但辟雍詠於詩周之國學而黨正大蜡屬民飲酒序齒以正齒位則庠之名義有合州正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則序之名義有合學記是也蓋周人兼立四代之學而因義立名鄉學不獨曰庠耳比年入學以下言國學之教也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視學游其

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

上章考校學者之事此章誘掖學者之事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業不能樂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遊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其此之謂乎

此總上二章之意藏修息遊上七者之教也安學至不

反前小成大成之學也

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

先王之尊師如此此教之所以成也哲宗謂程頤妄自尊大經筵多不遜其安能有爲也乎

王制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

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
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率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
鄉簡不率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
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命鄉論秀士升
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
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
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
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
書數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
曰不婣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

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

此與王制之六禮七教八政相表裏鄉學之教也

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灋于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以歲時入其書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此謂使民興

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　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灋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灋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灋亦如之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三年大比則大攷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　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灋以糾戒之春秋祭禜亦如之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凡其黨之祭祀喪紀昏冠飲酒教其禮事掌其戒禁正歲屬民讀灋而書其德行道藝以歲時涖校比及大比

亦如之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灋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春秋祭酺亦如之以邦比之灋帥四閭之吏以時屬民而校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以相葬埋掌其治令戒禁刑罰　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以歲時聚衆庶既比則讀灋書其敬敏任恤者凡事掌其比觵撻罰之事　比長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辠奇衺則相及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若徙于他則爲之旌節而行之若無授無節則唯圜土內之

比長察有學奇衺閭胥掌比觵撻罰黨正歲時涖校比州長糾戒過惡贊鄉大夫廢興比即王制之簡不肖也閭胥書其敬敏任恤族師書其孝弟婣睦有學黨正書其德行道藝州長書其德行道藝而勸之鄉大夫三年大比而賓興賢能此即王制之上賢論秀而升之司徒也以鄉射五物詢眾庶云云即王制之習射上功習鄉上齒也士庶之子十年就傅其教之者比閭之塾師蓋鄉大夫之老於家者教之所謂小學也至於黨庠州序則不必有常師而黨正州長即其師其教則六禮七教八政之教其事則飲射讀法歲時校比之事其入則凡

比閭族黨州之俊秀皆以時遊之而肄業焉此鄉學之教周禮王制詳略可互相考見也

王制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於大樂正大樂正以告於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

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　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車亦如之環拜以鐘鼓爲節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　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觵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

諸子掌國子之倅掌其戒令與其教治辨其等正其位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其藝而進退之文王世子曰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

舜命夔典樂教冑子國學之掌於司樂也由來舊矣而樂正宗伯之屬官禮樂一也獨重禮樂者詩書所以致其知禮樂則所以使之有諸己也王制乘簡不肖之屏周禮饑撻之施所以簡不肖也王制之論秀以升於司馬周禮之考藝而進退之所以上賢也學記則言其教導之

倫考校之法為加詳焉世族八年入小學先儒以為在
西郊之虞庠而十五入大學民之造秀與焉小學所以
植大學之基大學乃以探性命之本鄉學以率農民故
先敦乎禮教之大節大學所以教國子及俊秀故必陶
以禮樂之精微教雖兩分道無二致此國學之教周禮
王制文王世子學記亦詳略可互相考見也
周禮師氏掌以媺詔王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
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
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
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中得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凡國

之貴游子弟學焉

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

至德卽中和敏德卽祗庸孝德卽孝友也三德三行六藝與鄉之三物雖有異同其實一也六儀則文以禮樂之事此師氏保氏亦主教國子爲大學之輔也

司諫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强之道藝巡問而觀察之以時書其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於國事

者以攷鄉里之治以詔廢置以行赦宥

司救掌萬民之衺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救之凡民之有衺惡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恥諸嘉石役諸司空其有過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于圜土

此司諫司救亦主教萬民為鄉學之輔也

文王世子曰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大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大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

此師傅之設以教世子亦所以爲大學之輔也古人之
教世子詳備如此此所以能繼世而長守社稷也學校
設而師道嚴則君德正於上人才成於中庶富保於下
此所以與井田封建相維持久道化成而臻盛治也
程子曰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聚
之不肖者復之田畝士大夫之子不慮無養雖庶人之子
既入學則亦必有養古之爲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
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須去
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穉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
何由得向善只營衣食却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人有

養便方定志於學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三老坐於里門察其長幼出入揖讓之序詠歌諷誦無非禮義之言今也上無所教而民風日以偷薄父子兄弟惟知以利相與耳以古所習如彼欲不善得乎以今所習如此欲其善得乎

生民之道以教爲本故古者自家黨遂至於國皆有教之之地民生八歲入小學是天下無不教之民也天下之民莫不從教小人修身君子明道故賢能羣聚於朝良善成風於下禮義大行習俗粹美刑罰設而不犯此三代盛治由教而致也後世不知爲治之本不善其心而驅之以力

法令嚴於上而敎不明於下民放僻而入於罪然後從而刑之噫是可以美風俗而成善治乎

程子看詳三學條制云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未至者則學官召而敎之更不考定高下設敎之道禮讓爲先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敎及置待賓吏師齋及觀光法凡數十條

朱子曰昔者聖王作民君師設官分職以長以治而其敎民之目則五倫而已蓋民有是身則必有是五者而不能以一日離有是心則必有是五者之理而不可以一日離

也是以聖王之教因其固有還以導之使不忘乎初然又慮其由而不知無以久而不壞也則爲之擇其民之秀者羣之以學校而聯之以師儒開之以詩書成之以禮樂凡所以明是理而守之不失傳是教而施之無窮者蓋亦莫非因其固有而發明之而未始有所務於外也夫如是是以其教易明其學易成而其施之之博至於無遠不暨無微不化此先王教化之澤所以爲盛而非後世所能及也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

慕蚤夜孜孜惟懼德業之不修而不憂爵祿之不至也若夫三代之教藝為最下然皆猶有實用而不可闕其為法制之密又足以為治心養氣之助而進於道德之歸此古之為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

古聖王設為學校以教其民由家及國小大有序使其民無不入乎其中而受學焉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則皆因其天賦之秉彝而為之品節以開道而勸勉之使其明諸心修諸身行於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推之以達乎君臣上下人民事物之際必無不盡其分焉者及其學之有成則又興其賢且能者寘之列位是以當是之時理義休

明風俗醇厚而公卿大夫列士之選無不得人此先王學校之官所以爲政事之本道德之歸而不可以一日廢焉者也至於後世學校之設雖或不異乎先王之時然其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則皆忘本逐末懷利去義而無復先王之意以故學校之名雖在而其實不舉其效至於風俗日敝人材日衰雖以漢唐之盛隆而無以彷彿乎三代之叔季然猶莫有察其所以然者顧遂以學校爲虛文而無所與於道德政理之實於是爲士者求道於老子釋氏之門爲吏者責治乎簿書期會之最盡學校之僅存而不至於遂廢者亦無幾耳

學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義之不足以悅其心夫理義不足以悅其心而區區於法制之末以防之是猶決湍水注之千仞之壑而徐翳葦蕭以捍其衝流也必不勝矣

邑後學 董廣飈 纘承
汪立中 品端
余　最 贊賢
余龍光 燦雲 重校

邑後學俞　鍠 峻西 同校開梓

卷之八終